

如何认识与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性”潜在特征

刘康宁^{1,2}

(1.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2.云南大学 高教院,昆明 650091)

【摘要】“世界一流大学”映射了极少数大学的精英地位,这是一个模糊的质量概念,既没有明显的边界来区分与其他大学的差别,也缺乏可行的评价标准。国际上,对一流大学评价的通用方法是量化指标排序,但最终指向的是“全球性”认可这一潜在特征,可以概括为:全球性声誉、全球问题研究能力、适应全球变革的战略、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以及立足本土的全球性价值。这些潜在特征是我们认识和评价一流大学的基础。

【关键词】 世界一流大学;全球性;评价;潜在特征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9)09-0029-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19.09.005

【作者简介】 刘康宁(1972—),男,云南昆明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云南大学高教院副院长,兼任一流大学研究院院长,云南省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一、世界一流大学意味着 “全球性”的大学声誉

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要给出一个能达成共识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菲利普·G·阿特巴赫简单而直接的观察得到的结论是“所有人都向往世界一流大学,每个国家都觉得他们的国家可以做到,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也没人知道如何实现它,每个人都只是知道这个概念”^[1]。“一流大学”标签在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里极其吸引眼球,获得这样的声誉,不仅意味着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实力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认可,还意味着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资源,能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流大学与其他大学的区别并非是完全不同的质量特征,一流与非一流大学之间是连续体,没有截然不同的边界,美国大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约翰·冯认为:“并没有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确切数据”^[2],各类大学排行榜所给出的数据,更多地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当一所大学获得出乎预料

的排名,就会支持排行榜,反之,则不会理会对自己不利的结果。对于一流大学的判断标准,既可以用比较严格的定义,也可以采用比较宽泛的定义,真正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大学的“全球性”声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意味着这所大学的地位受到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高校的认可,这样的大学应该有足够广泛的学科领域,而且其教育质量应该是世界顶级水平。

全球性声誉进一步巩固世界一流大学的精英地位,大学的声誉远远超越国界。在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中,随着大学之间的联系和流动性不断增强,改变了大学的视野,如今对所有大学的定义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背景之内,而是全球层面上。高等教育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表现为日益趋同化和相互依存,并没有直接和严格的衡量方法来证实大学的优越地位,而是通过大学自身的杰出成果,比如毕业生的声誉、研究成果的全球影响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输出,甚至毕业生所获得的高薪待遇来解释教育的价值所在。“世界一流大学在某方面来说还是因为他们卓越的成果输出。”^[3]他们培养了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很高要求的优质毕

业生;指导了发表在顶尖科学期刊的前沿性的研究论文;在以科技为向导的院校中,他们通过专利许可等为科技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量化指标来定义世界一流大学拥有的全球声誉特征,包括:高质量的教师团队;卓越研究;有质量的教学;高水平的管理和非政府资金来源;国际高水平的尖子学生;学术自由;自主的管理体系;良好的教学设备;卓越的研究能力;优质的行政管理以及学生生活等。大学的国际声誉甚至扩展到了更加抽象的概念,比如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大学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全球性范畴的声誉已超越了原有的毕业生质量概念,而是将大学的影响力扩大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新型“全球定位”,交织为一副全球与本土,多样与特色,外显与隐性并存的“全球性”声誉。

二、正在兴起的“全球研究型” 大学发展新模式

要与世界一流的地位相匹配,大学需要有“卓越研究”的世界意义。阿特巴赫的观点是“并没有多少一流的大学存在”,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大学立志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从根本上说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被概念化为一个有抱负的愿景,它支撑着大学雄心勃勃和富有先见性的战略决策与规划。Marginson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词应被视为新的发展模式和“理念”^[4],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大学发展对未来的期许,而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全球研究。对全球问题的研究,促进一流大学之间的学术桥接,形成了基于全球研究平台的发展新模式。由此,学术上产生了“世界级全球研究型大学”(World-class Global Research Universities)的概念。

全球研究模式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战略驱动下的发展方式,也是有别于其他大学的个性特征。在知识型密集的社会中,研究型大学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院校,这些大学的数量非常少,已有100年历史的美国大学联合会是美国和加拿大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组织,其中能参与

世界竞争的也仅有60所高校会员。世界一流大学仅仅是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他院校通常将其视为一种发展范式,这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一流大学所依托和从事的全球性平台。研究型大学代表了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力量和前沿水平,是21世纪新兴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模式,展示了面向全球问题的研究能力、综合性学科实力,以及充足的资源支持等共同特征。

从19世纪早期柏林大学建立起,许多院校都将科学研究与社会现代化目标相联系,也致力于发展新知识,但在绅士教育向专业教育转变的大学发展阶段,只有少部分大学成为了研究型大学,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一些美国大学,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兴起不无关系。全球型研究大学的特征主要起源于美国过去40年的经验,其中一些特征是可以凭经验测试和验证的,K·莫尔曼将其概括为“全球竞争性”特征:这些大学加入到全球性的学生、教师、资金和资源的竞争中,在传统的政治、文化等领域,形成跨国范围的渗透,而且,他们的同行遍布全球。全球研究型大学具体表现为八个特征^[5]:(1)大学的使命是跨国界的,从全球视角进行教育和研究世界知识的前沿问题;(2)不仅在科学学科,而且在其他学科研究中也广泛使用科学的方法,从而使大学成为研究密集性大学;(3)教师从传统的独立工作模式转向以团队为导向,跨学科和国际化的合作伙伴成员;(4)大学的财政来源多样化,除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学生学费收入,有来自于企业和私人捐赠,也有竞争性技术创新的拨款,还有研究型成果转化的额外收益;(5)大学、政府和社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新知识的创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活力;(6)全球招聘优秀的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7)大学内部有更多的联合研究和基础平台,例如跨学科中心等多学科研究平台;(8)大学积极参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活动,通过政府和一些国际机构,来促进合作性研究,促进学生和教师的国际流动,以有效地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以上特征相互关联相互强化,虽然不是所有的全球研究型大学都以同样方式和同样程度演绎

这些特征,但是,所有特征聚合一起,就形成了与其他大学的重要区分。总之,全球研究型大学涵盖了多重特征:全球使命,研究的密集型,教授新的角色,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全球招聘,复杂性的增加,政府和产业之间新的关系以及同类院校的全球性合作。

三、适应全球社会变革的大学理念与发展战略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卓越而与众不同,是因为在发展和变革过程中,大学自身的发展战略一直在其中引领。纵览这些大学发展史,不论是19世纪以前建立的古典大学,诸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还是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发生而兴起的现代大学,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战略目标无疑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前提。大学的发展历史固然奠定了一流大学的基础,但古典大学和现代大学都面临着如何变革,如何适应现代化转型的共同问题。

大学的变革正在沿着两种模式演进,一种是古典大学渐进式地变革,之所以呈渐进式特征,是因为古典大学要对保守主义进行自我革新,悠久历史并未使古典大学自然而然地迈进现代一流大学行列,渐进式使得大学在维持悠久学术传统和适应新技术工业革命之间得以两全。另一种是后发的现代大学的跨越式崛起,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打破了古典大学崇尚经典,培养绅士的传统,“以增进知识,丰富生活的教育理念为指引,促使学生具备和发展比知识学习更重要的研究能力和完善人格”^[6]。现代大学在迈向世界一流过程中,继承和超越已有的大学教育理念,着眼于服务社会和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最终跻身一流大学行列,芝加哥大学甚至开创了高等教育的奇迹,在20世纪初,仅仅只用了20年就成为一流大学。

先进的大学理念奠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基础,使大学成为一流有了可能,而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如何成为一流”的大学发展战略,这其中,政府宏观的一流大学发展战略和大学内部的战略措施都必不可少。美国常春藤高校联盟的历史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大学成长为顶尖大学并不

断进步是在政府精心干预下实现的。类似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历史发展中,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政府公共资金支持,而欧盟也于2004年推出了一项“伊拉斯莫计划”(Erasmus Mundus — Scholarships and Academic Cooperation),旨在通过加强欧盟成员国大学之间的学术联系,并加强欧盟与第三国的学术流动,提高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寄意欧盟大学重回世界的中心。

政府在一流大学建设的宏观政策上强有力地介入,其动因是强国建设对一流高等教育的内在需求。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但这并没有阻碍其他国家建设一流大学的愿景。国家的发展与大学的发展紧密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国家一流,学术才能一流”,反过来说,一流大学又支撑了国家的强盛。

来自于国家政府的外部驱动与大学的内部自主发展并不矛盾,政府的领导力量并非要削弱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世界一流大学基本建立了一种相似的战略模式:国家在战略框架下实现引导,将政府的意愿通过政策方式和资源分配模式加以体现,而大学自主地确立自身的使命和目标,以清晰的战略规划将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实施项目。

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有三个特点:一是在战略中充分体现大学管理的自主权,实现对人才、资金和资源的灵活管理,以便能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需求。萨尔米认为,一流大学的发展策略应该有“鼓舞人心、持之以恒的领导”“深远的战略眼光”“成功与卓越的哲学理念”,以及“不断思辨、组织学习和变革的文化”^[7]。二是对战略重心的选择,除了维持一流大学国际地位的卓越策略以外,大学还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战略重点,不断地寻求建立优势并使其朝着最大化方向发展。因为,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不可能所有领域遥遥领先:哈佛大学的优势集中于医学、经济、文化等学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以杰出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而闻名;即使瑞士的大学没有出现在全球各大学排行榜前列,但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三是在战略规划的时间维度上应该有预留与宽容,要求太快出成果的学术文化会阻碍一流大学

的创新,也不利于形成持续的研究成果,一些数量化的指标,例如,规模、经费、发表论文和出版物等是建成世界一流的结果,但对过程的规划才能反映大学战略的自身价值。在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里,表面上是数量指标的衡量和比较,但潜在的一流大学特征却是优秀人才聚集创造了优秀成果,并继而产生广泛的、全球认可的社会声誉。

四、依托人才、资源、治理形成全球竞争力

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概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则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延伸,集中的学术讨论发生在最近20年。一直以来,大学都有一套机制确保质量,在这套机制里,世界一流大学通过优越的条件来聘任优秀的教师,又通过教师吸引优秀的学生,有时是人才之间的相互吸引和影响,这样的“人本位”机制确保了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性资源汇聚到一流大学。

人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竞争性资源,并与大学的质量产生直接联系,一流大学保障质量的传统方法是“发现优秀人才并使他们保持优秀”^[8]。首先,大学通过丰厚的薪资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吸引本国乃至全球的优秀教师。世界一流大学不惜重金引进教授,并为教授配备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威斯康辛大学经过测算,引进一位知名教授的平均基本成本大约需要120万美元,而教授通常需要8年时间的投入才能弥补这笔费用^[9]。但这些教授通过竞争政府的研究基金,也能为大学提供相应回报,一名在威斯康辛大学任职25年的终身教授平均会给学校带来1300万的研究资金。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来自政府的公共资源,教授们为学校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资助优秀的学生。世界一流大学认为,只有经过严格选拔的优秀学生才能让先进的科研教学设施“物尽其用”,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教师的潜力,这就是人才之间的相互吸引机制。为此,一流大学在学生资助方面也是不惜成本,据2018年美国教育部国家数据统计中心的公开数据,哈佛大学的学费收入是47074美元/每年,但学生的平均资助却达到了46508美元/每年,大约有72%的学生获得了资助^[10]。不仅学生资助力度大,一流

大学的学生人均支出也很惊人。

一流大学确保研究质量机制的另外一点是获得竞争性拨款,他们的大多数研究经费是通过竞争获得的。世界各国的科研拨款机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竞争性拨款。这是衡量一流大学质量的真正指标,大学要接受严格的同行评价,主要是评价研究计划的质量,并对研究发展前景做出判断,“同行评议、竞争拨款”是多数国家的通用模式。另一类是固定公式拨款,欧洲多年来一直沿用以学生数量为基础对大学制定拨款公式,美国的农业科研经费也是依据公式来拨款。还有一类相对特殊的“指定用途拨款”(Ear-marking),是“一些大学在竞争性拨款机制之外,寻求通过政治的方式来获得经费”^[11]。毫无疑问,世界一流大学获得竞争性经费资源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通过这种与其他大学的竞争,进一步凸显了其优势地位,也扩大了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确保了大学的研究水平。因为,通过竞争获得的科研经费,需要大学和教师用学术声誉去负责。

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竞争力由三个互补性因素构成:即高端人才集中、资源丰富、治理良好,这些要素相互影响,是“一流大学拥有的与众不同的特色”^[12]。在这里,人才、资源与管理形成了良性循环。丰富的资源吸引优秀教师和学生,为培养优秀毕业生提供相应保障;而优秀的人才在良好管理的支持下,尤其是在卓越文化的目标引导下,在学术自由氛围中更易产出优秀的研究成果;知识的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又会带来额外的学术收益,以社会声誉赢得捐赠收入和政府资金,使得一流大学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

五、根植于本土的全球性价值

全球化让人们迫切地想在全球比较中来认识大学的地位,也孕育了世界大学排行榜的诞生。1985年,以推销杂志为目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发表了第一份“美国最好的大学”报告,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后,大学排行从单个国家、某个领域延展到了世界范围。世界大学排行让人们注意到:有一些大学始终占据排行榜前列的固定位置,为了继续扩

大顶尖大学的标杆效应,才逐渐兴起了“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各大学排行榜为了更加让人信服,推出了越来越细分的评价标准,以致对大学的认识也逐渐两级分化,所有大学被无形中划分为“世界级”和“其他”大学,而大多数国家和大学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却难与传统一流大学平起而坐,这引起了人们对大学单一发展模式的焦虑和批评。事实上,各大学排行的动机和标准也不一,所构建的评价模型也忽左忽右,有出于商业动机的各种媒体排名,也有像欧盟的“高等教育机构多维排名”(U—Multirank),为学生留学提供指南的,更有因为其排名与己不利而另辟排行榜的。阿特巴赫指出,这样的导向伤害了不同大学追求卓越的理想,弱化了大学在多样化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有价值。也有学者批评“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是固有的西方概念,多数有抱负的大学都无法实现,这使得那些极少数贴有标签的,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精英大学,会再次努力稳固其位置,这会加剧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不公平。”^[13]

任何国家和大学都有追求卓越的使命,但需要在全球标准和本土价值之间平衡,在推向全球竞争模式时,要符合服务国家的最大利益。一方面,需在全球化高等教育发展中积极响应,以全球认可的标准来追求卓越的大学品牌和大学文化,这是促进国际流动的捷径;另一方面,要坚守本土的文化价值和服务宗旨,不在全球化中迷失方向。新加坡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好经验,面对全球化趋势,政府积极主导改革,制定了“全球本地化”^[14]的国家战略。例如,在大学治理的成本效益、管理效率等方面尽量与全球标准趋于一致,适应全球化,但在人力资源政策上则又采取更加灵活的国际学生比例和收费,吸引全球人才服务本地。国家在公共政策和治理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是一个有选择的借鉴者,而不是一个盲目的适应者”。全球、国家、本地是一流大学建设的三个重要维度,“扎根于本地和国家上,在全球层面上体现其地位和获得认同”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最重要特征,重视国家民族的“灵魂与文化”,才能使大学在服务国家与融入世界之间彰显全球性价

值。

六、结语

全球化带来的大学全球排行榜裹挟了立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取向,目前并没有能达成共识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政府和大学更愿意通过引用各种大学排行榜数据,在比较中来确立大学的全球位置。大学排行基于的是传统顶尖大学的现状指标,我们需要谨慎而有选择地认识和参照:一是偏向于数量化指标。以评分方式来定义一流大学的特征,这种量化导向更多地描述了一流大学目前已达到的水平,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水平指标也会位移。而且,量化指标的另一弊端是窄化了世界一流的内涵,因此指标变量也会随着对世界一流认识的加深而发生维度和计算方式的更迭。二是指标更加偏向英语国家。权重高的论文发表刊物、科研成果绩点的界定、成果转化评价等都偏向于西方国家,甚至大学声誉的调查也是由倾向这些国家的机构在实施。从各大排行榜历年前30排名大学看,几乎不会被动摇,如果非英语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导向下去建设世界一流,难免会陷入无所适从,最好的策略是参与其中又有所选择。三是忽略了大学所处国家、区域的特殊背景。全球化并非单一模式,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多元化和不平衡性,在不平衡中确立多元价值。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建设世界一流时,大学应该追求不同国家、区域的服务模式,这才是一流大学应有的全球价值。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中,排行榜仅提供了数量上的参照,只有认识到数量背后的本质特征,尤其是一些非量化的潜在特征,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更加有自信,也更加有定力。

【参考文献】

- [1] Altbach P 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03(1): 5-8.
- [2][11] 王晓阳, 刘宝存, 李婧. 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义、评价与研究: 美国大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约翰·冯(John Vaugh)访谈录[J]. 比较教育研究, 2010(1): 13-19.
- [3] Maginson S. Ideas of a University for the Global Era[EB/OL]. (2011-08-01). <https://melbourne-cshe.unimelb.edu.au/>

- edu.au/people/staff_pages/Marginson/Marginson.html.
- [4]Marginson S. Nation—States, Educational Traditions and the WCU Project[M]. Springer Science, 2013,59—77.
- [5]Mohrman K, Ma W, Baker D.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in Transition; The Emerging Global Model[J].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08(1): 5—27.
- [6]别敦荣,等.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13—15.
- [7][12]Salmi J.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9:52—56, 32.
- [8]约翰·布伦南,特拉·沙赫.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一个关于高等院校评估和改革的国际性观点[M]陆爱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3.
- [9]Wilson R. Wisconsin's Flagship Campus is Raided for Scholars[EB/OL]. (2008—12—03). <http://chronicle.texterity.com/chroniclesample/20080418—sample/?pg=19>.
- [10]Harvard University Cost Breakdown[EB/OL]. (2018—04—05). <https://www.niche.com/colleges/harvard—university/cost/>.
- [13]Douglass J A. Profiling the Flagship University Model: An Exploratory Proposal for Changing the Paradigm from Ranking to Relevancy.[J]. UC Berkeley: 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4:1—22.
- [14]Mok K H, Lee M H H. Globalization or Glocalizatio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in Singapore[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3, 23(1): 15—42.
-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课题“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测报告”研究。

How to Understand and Appraise the Pot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 Globalization"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y

Liu Kangning

Abstract: The " world—class university" , which reflects the elite status of a few universities, is still a vague concept of quality. There is no clear boundar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from other universities, and there is no feasible evaluation standard. Internationally, the common method of evaluat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s to quantify the indicators for ranking, but in the end it points to the pot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 global" recognition. I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global reputation, research capacity on global issues, strategies for adapting to global change, ability to compete globally, and how to achieve global values based on the home country. These potenti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basis of our knowledge and evalua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Key words: world—class university; global; evaluation; potential variable

(责任编辑 朱旗)